

粉红色的美洲豹

这的确离英国有很长的距离。从利兹出发要换三次飞机，历经 24 个小时的飞行。这一个星期走的够远了，尽管是商务舱。但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今天是我难以忘怀的一天。从香港到北京，我第一次踏上了中国大陆。正象我大多数的国外旅行一样，建立在我脑海中的梦中图画是那么的错误。

在机场的现代的停车场里有众多的高档轿车。奔驰，宝马，奥迪，大众等，有数百辆。接我的同事用手机联系上司机，他开着一辆大富豪，靠右侧行驶，我们坐上车徐徐走出机场，终于驶入这座伟大的拥有 1,200 万人口的城市，她拥有五环路，市中心有可供双向行驶的八条道路的公路。在北京中心有的道路和飞机跑道一样宽。和我想象中的大不一样。人民共和国给了你一个又一个的惊奇，接下来我要讲给你们的是我从未想象到的故事。

我的中国同事 Kitty 许专程从新加坡过来，在这个首都城市与我联系了几个访问，并兼做我的翻译。她真的非常出色。作为翻译不能简单地认为会两国语言。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国家，我认识的另外一个很有语言天赋的翻译就很苦恼，常常翻不出又无助，但这是另外一会事儿。Kitty 她很棒。

我要访问的一个是在北京市中心的一所不大的非常好的私人学校，另一个是著名的中央音乐学院，在那里我见到李教授，她在这所著名的音乐学府里教授钢琴。这是中国最大的音乐学府，有 800 多名学生。有趣的是，这里有小提琴制作系，在其他音乐学院很少有把艺术和工艺结合在一起的。

我们坐在李教授那宽敞的教室里，配备着两架豪华的钢琴，Steinway 和

Bosendorfer，倾听她的天才的学生交替的钢琴独奏表演。有些仅十几岁，有其父亲/母亲陪伴而来。其他的在读研究生。每个人都能坐下来弹奏几曲，完全凭记忆。李教授随意地建议着不同的作品和精彩的乐章，学生随即便将它化做优美的音符积聚极具艺术地表演出来，从 *APPASSIONATA* 到 *CHOPIN ETUDE* 一首接一首，容易的就象在系鞋带。

李教授用英语和我交谈，她告诉我说，在 1980 年她从中国前往德国为音乐学院选购了 25 架 Steinway 钢琴。如今，她的一名研究生（赢得过重要的国际钢琴大赛）和她肩负着同样的使命，又购置了 8 架钢琴。我非常欣喜地告诉你，在北京就有那么一些人对音乐教育非常的严谨。

北京的变化日新月异。在公共运输场所明令禁止吸烟。在公共场所吐痰被受到批评。在西方人眼里，如果看到一位打扮入时的漂亮女人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又嗽嗓子又吐痰，着实会让他们震惊的。

在机场沿途有着数以千计的，也许是数百万的参天大树。据报道这项宏伟的项目就是来控制沙尘化，防止吹进城市。我在北京时的另一个印象深刻的大型活动是申办 2008 奥运会。在这个拥有最多的 14 亿人口的国家的首都举办世界最大的体育盛会，无疑将带来无限的商机，将建设新的地铁，轻轨铁路，多种高科技项目，排水系统和在城市的北部将建设拥有 80,000 各坐席的大型露天体育场。也许在计划中还包括一座音乐厅。希望如此。

现在中国人也开始到国外旅行了。在英国，去中国的旅客在家就可以兑换到人民币，真是一个新的友好的进步啊。在首都这里的年轻人非常渴望和欧洲人交谈。我漫步天安门广场，还参观了故宫。广场真是太宏大了。观光中经常有些想练英语的学生和我说话，或是人力车主自荐为你作一两个小时的导游。那也许很

有意思，只可惜我的行期太短了。

街头音乐也很迷人，尤其一位街头艺人用他那传统的两弦琴二胡弹奏的“红河谷”。我不知到为什么用这个曲子，想必这和日本人喜欢用“DVOŘAK'S EIGHT SYMPHONY”作背景音乐一样吧。因为它基本的五音的，很多的音乐都来自于“PACIFIC RIM”。但是我没有时间来享受这街头音乐或是加入这些随意的英语谈话，还是他们自己享用吧。我要去圣玛娜音乐学校了，有个正式的会晤，也在北京。

校长刘梅女士是李教授原来的学生，她热情而有魅力。既是一位杰出的的教师，又是一位爽快的企业家。音乐学校是她一手创办的。时髦的装饰和招牌，双层的玻璃门和窗户上蚀刻着高音谱号和五线谱，从街上看去音乐学校更象一家饭店，因为校舍的前厅提供正餐食品，主营西餐。来宾可以欣赏到学生门演奏的优美的西洋音乐。我去的时候看到专门用中英文写的欢迎横幅挂在正中。然后把一些桌椅推到两边，并准备了几个节目。

先是由非常年少的几个 6-7 岁的小钢琴手表演了一些节目，他们从容自若，完全凭记忆演奏。接着是长笛演奏（大约有 20 多人），穿着统一的制服，按照舞台排练的要求，如同唱诗班一样。虽然拥有了流畅的短笛手，但是如今他们还缺少中音笛手。在合奏曲中的重要中音部分可由中音萨克斯管完成。这里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变换推荐给你们。在 Eb 乐器上用 G 调演奏中音长笛。想想看。对于一位年轻的萨克斯手混在长笛中间演奏非常优美，这是个窍门，但确实很有效。现在走来了我们的萨克斯四重奏小组。

四位音乐家，八一男孩四重奏，后来得知他们年龄在 14-16 岁，演奏了一曲美妙的“BLUE MONK”。他们完全凭记忆演奏，随着音乐的节拍踏着优美的

舞步，并且每人独奏一曲爵士乐。我记录了他们的名字。他们是：薛月、郭岩、苏畅和李连富。他们的第二首是熟悉的四重奏曲目“ 粉红色的美洲豹” (THE PINK LEOPARD)。HENRY MANCINI 先生不会埋怨 Kitty 常把她的猫搞混，他会感到很高兴，因为他听到他的 Panther (黑豹) 在北京被演奏的这么好。接下来是“ 美国巡逻兵” (AMERICAN PATROL)。如果你是演奏萨克斯四重奏的，并知道这个改编曲目，你也许能猜出我要讲些什么。但是令我感到羞愧的是我从未听过这个版本，演奏了多年的 GLENN MILLER 的伴舞乐曲的我随即便被征服了。随着这顽皮的、灵巧的和诙谐的改编曲，我的恐惧心理很快消失了，他们运用了典型的半音阶的和声，和在熟知的原作基础上几处随心所欲的转弯儿。

“ 很好” 我说，“ 我想知道是谁写的这支改编曲”。

我走上前发现我本应该知道的。这支改编曲出自 BILL CHARLSON 先生。

我认识 BILL 已有近 30 年了，我成功地使他成为利兹音乐学院的一名萨克斯讲师。他是一名出色的萨克斯管吹奏者，我听过他和许多著名的美国音乐家从 MR. BUD FREEMAN 到 MR. THAD JONES 同台演奏。你也许听过国家青年爵士乐团演奏他的作品，或 BBC 爵士乐团，或其他的老乐队，如 JACK HAWKINS 到 KEN MACKINTOSH。和他一起工作了几十年你想，我了解他的作品。但我要去北京去欣赏 BILL 的美国巡逻兵 (AMERICAN PATROL) 改编曲。

在四位萨克斯手品尝奖励的巧克力时，我们好好聊了聊，我发现如今这些有抱负的年轻的 中国爵士乐演奏者爱用的萨克斯是 YAMAHA 和

SELMER , 吹嘴用 OTTO LINK, SELMER, 和 GEOFF
LAWTON。

回到饭店我就给 BILL 写信 , 告诉他他的音乐受到了北京年轻的萨克斯
手的欢迎。我可不是每天都能从北京写给萨克斯朋友的。

又经过了三个小时的飞行 , 我到了不能入睡的乱糟糟的香港。这里我们靠
左侧行驶。我一直没有发现是在哪儿改变的。这是我第三次到访香港 , 和海
港交叉的九龙。-----

未完。